

第二十五回 江公子愛色搶玉姐 眾漁人動氣罵江魁

詞云：

昔日韓侯命運乖，夜宿涼亭日走街，人人道他是庸才，非是他庸才，時乖運未來。有一日時來運來，夜宿錦帳，日走金階，人人道他是賢才，非是他賢才，多因他，時也來運也來。時不來，金沉海底；運不來，玉碎塵埃。

詩曰：

遠望青山草色秋，前人留與後人收。

後人收得休歡喜，還有收人在後頭。

話說玉姐走到中艙，站立一旁。只見春生走上前一步道：「賢妹，方纔岳母吩咐，與賢妹拜一拜。」那玉姐也不開言，低著頭走過來，面向春生，笑嘻嘻地打了一躬，拜下去。那春生也拜伏在艙。二人對面拜罷起身，玉姐低著頭，向旁而立。

春生走至漁婆面前，一躬到地：「岳母請上，容小婿叩拜。」

那漁婆歡天喜地道：「姑爺，既是一家人，免了這個禮罷！」

春生道：「哪有子婿不拜之理？」隨拜將下去，就拜了四拜起身。婆婆向玉姐說道：「我兒，你二人今當面拜過，從今以後，俱是一家人了。說話之間，也不要吞吞吐吐的，見面休要遮遮掩掩。說了這半日的話，他腹中也飢餓了，你去收拾早飯，大家吃了，再作道理。把那燒酒燙一壺，與他吃了，解解水氣。艙內有魚，洗幾條煎煎。」玉姐答應，往後艙去了。漁婆與春生又談了些閑話。不一時，玉姐已將茶飯搬來中艙，安排停當，回身又到後艙去。漁婆一把扯住說：「我兒你又往哪裏去做什麼？」玉姐道：「孩兒往後艙去吃飯。」漁婆笑說道：「我方纔已說過，是一家人，為何還分什麼彼此？我正要使你二人一團和氣，你反要如此害羞。」說著，就扭住玉姐與春生對坐。

三人同吃過早飯，又取過酒來，大家吃了幾杯。玉姐收拾碗盞，往後艙去了。春生自思：「蒙他母女搭救，雖結了絲蘿，不知她姓氏。」正是：「大難臨身不自由，生死憑天何用謀，自盡方得漁家救，百步絲蘿轉易求。」春生凝神思想，便向漁婆說道：「小婿因神魂散亂，禮數不周，連岳母姓氏，尚未動問。」漁婆說道：「我家姓周，丈大叫做周朝生。」春生道：「這等說，怨小婿無罪了。」二人說話之間，不覺日落西沉，那漁婆向春生說道：「姑爺，你在中艙打鋪，我和你妹子在後艙鋪床。」

不言他三人吃了晚飯，各自安眠。一宿晚景易過。次日梳洗已畢，漁婆道：「姑爺，據你說起來，要金榜題名，方纔洞房花燭。依我說，不如明春備起鋪蓋，擇了一個良辰吉期，把你二人推在一堆。」春生道：「豈有此理。況父母在獄，而為子者，何敢越禮亂倫。」漁婆見女婿只是推辭，也就止了念頭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春生在漁婆船上已經三月，看看是臘月之期。那一日，眾漁人都收網過年，玉姐向周奶奶道：「母親，家家收網，人人要過新年，我們也把網晒起來罷！」

周奶奶心中想道：「姑爺上船已經三月有餘，我每見他二人嬉笑玩耍。自古道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做出不防之事，被眾漁船上的人笑話。我如今倒有個主意，憑著天為定。』向玉姐說道：「我兒，你說眾漁船都收網。也罷，大家撞過天命，收過三網。如三網打著了大魚，你與女婿明春做親。如若三網打不著，慢慢商議。」周奶奶跳上岸披起板來，上船用篙，將船撐開，把網理得停停當當，預備打魚。

卻說玉姐在後梢搖起櫓來，那春生笑嘻嘻道：「賢妹，請歇一歇，待愚兄來幫你。」那玉姐笑道：「你哪裏會搖？」春生道：「學而知之，那有生而知之？我穩坐不學，只好呆呆地坐。」口中說著，已來到櫓邊，手用力把櫓一推；玉姐一把抱住：「只怕又要下水晶宮，嚇煞我也！櫓要依水性而行，方纔不是奴家抱住，幾乎下水。」二人說完，對笑。

周奶奶在船頭上，見船往一邊歪，回頭往後艙一望，就見二人抱住的意思，纔放手，對面笑個不止。周奶奶道：「且住了，在潮頭行船，不是當要的。方纔那一歪，險些把我跌下水去了。」一面說，心中想道：「也怪他們不得，少年夫妻，正是和美。我記得當年老伴在時，也是這樣，或搭手搭腳的。」思想之間，只聽得玉姐在後頭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在這裏下網罷？」周奶奶把網一撒，回頭見他二人臉上，都是通紅的。因又想道：「這兩個孩子，俱是一樣的臉。我只說了幾句，他們的臉都紅了。到這早晚，下次要謹言，我再也不說他們。」于是，慢慢把網收上來，網內打著一條金色鯉魚，約有二斤半重，好生歡喜，向兒叫道：「我兒，把船搖到岸去。」口中說著，手中網已收將起來。頃刻之間，船已抵岸。

春生走到船頭，問岳母：「你把魚用籃裝起來，待小婿上街去賣。」周奶奶把魚兒放在籃裏，又吩咐道：「姐夫，有人問你這魚多少錢一斤，你回他不論斤，只論要二錢銀子，至少也要一錢二分，賣了就在店內請香紙回來。」春生應道：「曉得。」便提了魚籃，上了岸，一搖一擺，往前而行。那周奶奶道：「見春生這般搖擺，非是個賣魚之人。將來他行到好處，自然一舉成名，那鳳冠霞佩，是你帶的。」

玉姐不好回言，笑嘻嘻地仆在船棚上，把眼看那鄰幫的三牲食物，預備過年之事。

正看之間，不料上水來了一號官船。船頭上放了一把交椅，坐的是本府太爺江連的公子，名喚江魁。此人依仗父勢，喜的是探雁牽羊，張弓打彈。自此新年將至，從家中趕到任所，與父親辭年。多飲了幾杯酒，似有欣然之態，卻臥在交椅上。左邊站立幾個幼童，拿著畫弓，後面站立七、八個如狼似虎的家人。那江魁醉眼朦朧，早瞧見玉姐，口中說道：「好個女子，但不知她面貌如何？」忽然向書童取過畫弓，扣定彈子，認定玉姐船篷，打下水去。玉姐正想著：「春生賣魚去了半日，因何還不見回來？」想得入神，忽聽後面一聲響，嚇得一跳。回頭一看，見彈子滾落下水去了。

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一只大船，船頭上坐著個頭戴方巾，身上穿一件玫瑰紫的長衫，腳下穿的粉底皂靴，手拿一張彈弓，望著這邊笑。玉姐大怒道：「你這廝要看你姑娘，何不畫了真容，帶了回家去，用香案供奉，細細地看呢？」那江魁的船，卻離不遠，雖聽不見她罵，也見她有些怒氣，口中又動，似有罵的模樣。他便躺在椅上，拍手呵呵大笑道：「我大爺真正都酥麻了。她口中自然是罵的了，但如此美人，不但是罵我，就是執尖刀殺了我，也是有趣的。」回頭又向那些家人說道：「你們著幾個人，請上船來，」

到那女子船上，只說大老爺要她為妾。她的父母肯見，大老爺添他幾兩銀子，我不惜銀錢。他若不肯，你便將銀子丟在她船內，只管搶那女子過來，重重有賞。」那幾個家人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進了艙，取了五十兩銀子，一齊下了腳船，飛奔那漁船而來不提。

且說艙內走出一個老蒼頭，說道：「少爺莫頑。此乃省城之內，許多老爺在城，況老爺現任黃堂。如若依從，那船上必送女子過來；若不依從，千萬不可亂動，須要循其禮。若說強搶二字，有礙大老爺官職。」江魁聽了此言，遂不覺大喝道：「老狗才，胡說！我大老爺做的事，今你們都敢來多嘴。什麼有礙老爺的官職，就是合省的官府，不知道便罷，就是知道，只說我老太爺先前聘定的那柔弱的女子，今日特來娶她回去。大膽狗才，你還不快走！」蒼頭聽說，再不多言。

江魁吩咐把船住了。

不說住船。單言眾家人上了腳船，飛奔漁船而來，跳上了這漁船。那周奶奶道：「我船上又無魚賣，你們上船來做什麼？」

那家人道：「我們不是來買魚的。」周奶奶道：「做什麼事的？」

那家人便說道，「我們是江府太爺的家人。因我家公子在此經過，看見你船上這位姑娘，人品生很好，我家公子見了十分歡喜，著我們來與你老人家說聲，願出禮金五十兩，娶做第二房小娘。這是你老人家造化到了。」玉姐聽了這番話，紅了面，一口啐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」那周奶奶道：「你們是哪裏來的人？白日裏見鬼！我家女兒，是有女婿的。你家什麼公子，在此胡行？你還不走你娘的村路！」那家人聽得此言，是不肯的意思，便直著腳跳上，丟了個眼色，那些家人一齊跳上船來，玉姐見勢頭不好，欲要轉身進艙，眾人一齊扯著，玉姐口中喊叫：「母親，救孩兒一命！」又喊叫道：「清平世界，白日搶劫女子，你這些該死的狗才！告到當官，連你那不知死活的狗才，俱是一般同罪！」那家人將那銀子丟在船上，將玉姐搶過小腳船，一直奔上那官船去了。那周奶奶只嚇得雙腳亂動，放聲大哭。

那眾漁人，也不知其故，一齊來到周家漁船上問道：「周奶奶，是甚麼緣故？」周奶奶將此事從頭至尾說了，哭訴一番。

眾人聽說，俱一齊鬧哄哄的，打著漁家的口號，說道：「真是反了！做親事要兩相情願，釣魚要願者上鉤。況她是有女婿的，哪有白日青天搶劫民間良家女子，逼勒成婚，豈有此理！不若我們大家排一個鬧，也不要到他船上亂動，若是列位到他船上亂動，他反說我們漁家結黨了。他會了他的父親，說我們打劫了他的金銀。依我的愚見，等她的女婿回來，再作道理。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有理！」眾漁人又問道：「周奶奶，你女婿哪裏去了？」周奶奶道：「女婿往街上賣魚去了。」眾漁人說道：「等他回來，再作道理，他也不時就回來，你也不要啼哭。」

且不言眾漁人等候。再說春生提了魚籃上街，一路搖擺，走過了幾條街道。有一位長者，相了一相，便問道：「那漁哥，你那魚可是買的嗎？」春生聽叫，便住了腳步，答應道：「不敢，漁人這個魚是賣的。實價紋銀一錢二分，虛價便是二錢。」那旁人笑道：「實價還可讓得些嗎？」他搖手：「實價是不能讓的，是我家岳母吩咐的；那些人一齊笑道：「這是老實話。」那老者果然稱了一錢二分銀子，遞與春生。春生將籃提在手內，搖搖擺擺走了回來。纔到河邊，那些眾漁人集陣去問他，亂哄哄吵鬧不休。船中有個高聲的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吵人！」向他笑嘻嘻地說道：「你家妻子被江知府的公子搶去了！」春生一聞此言，好似一瓢冷水，從頭頂上淋將下來，淚如泉涌，向著眾漁人欲言不言，但不知是如何商議計策？且看下回分解。